

三國志集解

十四

三國志卷之三

三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裴松之 注

沔陽盧 弼集解

杜微字國輔

錢大昭曰漢季輔臣贊作字輔國

梓潼涪人也

梓潼郡見後主傳建興九年涪見劉璋傳

少受

學於廣漢任安

任安見秦宓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

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

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

周壽昌曰五即伍姓也漢書藝文志伍子胥俱作五子胥錢大昕曰五古伍字

呂氏春秋五員亡荆人表伍參亦作五參非文之譌

微為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

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

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

王謀字元泰見季漢輔臣贊王連字文儀楊洪字季休均有傳李永南兄弟亦見輔臣贊文恭字仲寶見廖立傳李伯仁丁君幹未詳錢大昕

曰君幹疑即出師表所稱丁立也

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

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

朱邦衡曰主公二字疑衍亭林云武侯集中凡稱先主本稱先帝傳入中原魏

人追改是也此處既有朝廷字則此二字定屬衍文

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

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

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

書答曰曹不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

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

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

元本勤作勸

育養民物並治甲

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

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

李光地曰三代以下宰相

誰有此盛德事乎聲教遺言猶足振興乎百世況親受乎

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健

為南安人也

南安見楊洪傳

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

郎將

周羣字仲直

錢大昭曰季漢輔臣贊作字仲宣

巴西閬中人也

巴西郡治閬中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

父

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

楊厚董扶均見劉焉傳注任安見秦宓傳注

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

當塗高者魏也

范書公孫述傳帝與述書曰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文選景

福殿李注引獻帝紀以為故白馬令李雲之言當塗高互見魏志文紀延康元年注引禪代衆事

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

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

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

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拾遺記卷八云周羣妙閑算術讖說游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

書刀抗猿猿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時始學麻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麻術至顛項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師友從事見吳志士燮傳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

漢續

志五行志五所載與此同惟云時周羣上言按此乃羣自言占驗非上言也

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

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爲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

洪飴孫曰儒林校尉一人蜀所置

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

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原注裕字南和

諫先主曰不可

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

或曰曹操自至漢中引出

張郃等諸軍未聞移其民也羣言得地不得民妄甚弼按魏志杜襲傳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襲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此爲得地不得民之證

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

事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傳作

雷同 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

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閒當失之 潘眉曰先主以建安十九年得

益州至章武二年壬寅凡九年明年癸卯殂故云九年之後寅卯之閒當失之非謂失益州也 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

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

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

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

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何焯曰及字當作反劉咸

斨曰此等嘲語載之無謂下開晉書之弊孰謂承祚為簡絜邪 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

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

得不鉏裕遂棄市 或曰昭烈以蜀方新造恐其煽惑人心俾無固志誅之是也裕知數而不知慎密之義未聞道耳善術者當以杜瓊為法

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

或曰先主雖殂益州未失何得云如裕所刻乎

又曉相術

張裕善相見鄧芝傳或曰先主英雄曹操畏之自有出羣之表張裕不識焉得曉相術乎

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

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

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

瓊列名勸進見先主傳

後主踐阼

毛本

阼作祚

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

後主使瓊持節贈諸葛亮武鄉侯印綬見亮傳

大鴻臚太常為

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

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

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

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

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

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劉咸炘曰蜀中內學本盛周舒

以當塗高為魏其子羣則又以黃氣證西有天子（見先主傳）譙周熟聞其緒言故以漢數當亡而勸降承祚師譙周具載其讖語直至常道將猶津津言周之讖蜀之不能申大義者以圖讖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

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

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

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

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

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

何焯曰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
師服已屬附會後人不必持此

自喜爲知微也宋明帝之多諱皆譙叟輩啟之何關治
亂興亡乎錢振鏗曰妖言惑衆其罪死勸降又其小者

後宦人黃皓弄權於

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

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

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

隋書經籍志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
守劉熙注亡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齊書錄

解題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凡二十七篇四庫提要云釋名八卷漢劉
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其書二十篇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
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又
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五十篇（五當作三）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然歷代
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畢沅釋名疏證序云劉熙
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

辯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又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縣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所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明區大任百越先賢志云劉熙字成國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覽多識名重一時薦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謂之徵士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著諡法三卷行於世建安末卒於交州崇山下有劉熙墓云（自注據交廣春秋文獻通考參修）又云劉熙卽名物以釋義推揆事原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七篇自爲之序嚴可均曰劉熙字成國北海人官位未詳後漢文苑劉珍傳撰釋名三十篇蓋別有一書或珍創始而劉熙踵成之也隋唐志作劉熙撰不書官位今所見舊刻本或題安南太守或題徵士隋志大戴禮注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則舊刻本亦有所據然恐不確唐調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爲安南

都護府前此交趾並無安南之稱近人或云當作南安亦不確南安本漢天水東漢改爲漢陽續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爲廣魏晉爲略陽其地屬涼州刺史部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言之再四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韋曜傳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先士變爲太守殆未可知然不當稱安南其爲徵士亦不見于史故皆不從又案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魏志劉馥傳馥孫熙嘉平六年嗣建成鄉侯姓名偶同非卽其人也又云世說言語篇注引伏滔青楚人物論以劉成國爲青士有才德者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考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今考晉書循吏傳魯芝當魏時行安南太守則舊本所言不誤姚振宗曰按湖廣舊志云劉珍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劉熙序之然攷熙自序止二十七篇亦絕不言前人有是作豈今本劉熙非全文佚其本末歟序末有云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其語不甚明白豈劉熙爲劉珍之孫幼時嘗質問其義後踵成其王父之書如嚴氏所說歟疑不能明也弼按劉珍爲南陽蔡陽人劉熙爲北海人畢嚴二氏皆謂熙踵成珍書殊無佐證嚴氏謂南安屬涼州駁畢說之誤誠是其歷引蜀志吳志謂劉熙之久居交州實爲信而有徵畢氏謂劉熙生漢魏之際其說亦是安南太守疑爲日南太守之誤日南屬交州或較南安爲近是歟

善鄭氏學治易尙書

三禮毛詩論語

范書鄭玄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經典釋文敘錄

云鄭玄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中候箋毛詩作毛詩譜錢大昕曰三禮皆康成注流傳至今乃鄭玄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弼按經典釋文云鄭注三禮此傳亦云許慈善鄭氏學治三禮可證范書之誤何焯曰鄭氏尚書注今與易皆僅存於正義中姚範曰唐世禮記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

為小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

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

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

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馮本博作學誤傳末子勛復為博士作博是與孟光

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

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擻原注擻虛晚反姚範曰擻廣韻軒上

聲此作歡上聲周壽昌曰擻虛偃切博雅擬也一曰手約物也通雅震擻猶擻擊也或曰以學相商竟至於此士君子當慎其初念無名心無矜氣其矜已

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

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

元本戲作笑

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

錢振鏗曰此事不惟為漢儒門戶之終且為後世梨園之始

潛先沒慈後主世稍

遷至大長秋卒

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一隅之制其

善如此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何焯曰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

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梁章鉅曰後漢書靈帝紀太常河南孟鹹即此人鹹古郁

字說文鹹鹹乎文今論語亦作郁錢大昕曰按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治尚書經歷典六郡威教若神即其人也鹹與郁同碑立於永康元年至熹平六年相距十年矣注云字叔達而碑云敬達叔敬二文相似碑已亡失莫能決其然否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惠棟曰案郁當作鹹郁字敬達河南偃師人桓帝永嘉初為濟陰太守見隸釋蜀志誤以郁為鹹也侯康曰後漢書考異及補表皆以孟鹹孟郁為一人惠氏分之是也蜀志孟光

傳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若濟陰太守碑則偃師人是縣不同也章懷注餼字叔達濟陰太守碑字敬達是字不同也餼郁雖可相通而實分二字故說文兩收之是名不同也蜀志之誤無疑今案袁紀孟餼之餼即皆作郁則援說文為之分辨終是不確蓋後漢實有兩孟郁蜀志孟光傳所引本即後漢書靈帝紀之孟餼三國志注所稱中常侍孟賁之弟也明年餼罷太常常山張顥繼為太尉顥亦即中常侍張奉之弟宦族方盛事同一轍蜀志初不誤至濟陰太守碑立於桓帝永康元年碑中明言諱郁則前卒已久抑無為太尉之事固與范書陳志皆不相涉自別為一人彌按侯說詳明分辨極是竹汀素稱精審此亦偶誤然亦有莫決然否之語亦懷疑也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

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

沈家本曰此文稱長於漢家舊典則所謂三史

者皆屬漢史惟後漢書並魏晉以後人所作必不在三史之數豈馬班之外兼數東觀漢記歟

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

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譎譎謹咋

原注譎音奴交反謹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

先主定益

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

樂少府遷大司農

潘眉曰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後主皇太后稱長樂宮此長樂少府其一卿也魏制在同名卿下羣臣奏永寧宮永寧

衛尉太僕署名在衛尉太僕後蜀制在同名卿上與漢中興制同故光由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

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胡三省曰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

赦則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

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

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

宥有罪上犯天時

或曰此非赦時蓋秋正用刑也

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

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

詩小雅節南山之章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毛傳云具俱瞻視也鄭箋云言天下

之民俱視女之所爲也

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論語君在踧踖如也何晏集解馬曰踧踖恭敬